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## 第四十回 潞公奏凱汴京城 猿神重掌修文院

神器從來不可乾，僭王稱制誰能安。潞公當日擒王則，留與妖邪作樣看。

話說王則怪李魚羹直言傷觸，弔他在炮梢上，打出城去。可煞作怪，不前不後，恰好打落在城濠邊河裏。有攻城的軍士們，見城上炮打出一個人來，即時去看，將撓鉤搭上岸來，還是活的，隨即解下索子，押到文招討帳下。文招討問道：「你這漢子是什麼樣人，姓甚名誰，為甚事打出城來？」李魚羹道：「告招討！小人是貝州樂人，名喚做李魚羹。一時不合勸諫王則歸順招討。王則大怒，把小人做炮梢打出城來，要跌小人做骨醬肉泥，天幸不死，得見招討。」文招討道：「你是個樂人，如何的勸諫王則？」李魚羹道：「王則被一個馬遂一拳打落了當門兩個牙齒，綻了嘴脣，念不得咒語，叫小人解悶。小人乘著躁心，勸他歸順。不然時，旦夕之間必被招討捉了。豈知他竟不悟，反怪小人。」文招討見說，喜不自勝，道：「你雖然是個樂人，卻識進退。」教左右賞他酒飯。

李魚羹吃了酒飯，文招討又問道：「你既是個樂人，必然在貝州久了，定知城內虛實？」李魚羹道：「告招討！賊首王則被打綻了嘴脣，念不得咒語，已無用了。先前有國師彈子和尚，丞相張鸞，大將軍卜吉，都有本事的，因見王則不仁，前後都去了。只有癩腳軍師喚做左黠，善使妖術。還有王則的渾家胡永兒，也會興妖作法。胡永兒母親叫聖姑姑，更是利害。王則全靠這幾個妖人，其餘多不足道。近日被官軍破了妖法，連敗幾陣，也都著忙了。聖姑姑今往天柱山去取什麼神刀，只怕他是脫身之計。」文招討道：「城中兵糧還有多少？」李魚羹道：「他們靠的是豆人紙馬，若軍士，在先也不過萬餘，連次損折大半，今皆百姓頂補，都是烏合，不諳戰陣的。錢糧府庫中原少，全是左黠等妖法攝取來費用，所以時時不缺。」文招討又問：「城中有多少百姓，坊巷，河道，衙門，怎地模樣？」李魚羹一一都說了。文招討道：「天使此人漏洩虛實，王則可斬矣。」

文招討正說之間，只見帳下走出一員將官來，道：「告招討！小將能生擒王則來見招討。」文招討見這個人出來，甚喜道：「正應多日神之言，逢三遂，可破貝州。」原來這個將官姓李名遂。先前諸葛遂智曾破法，殺了一陣。次後馬遂打綻了王則嘴脣，念不得咒語，行不得妖法。今又逢李遂，卻好三遂。因此文招討喜歡。文招討問李遂道：「你有何計策可擒王則？」李遂道：「小將手下見管五百名掘子軍。今得李魚羹說破城裏虛實，城裏坊巷，一應去處，圖畫闊狹，容小將再一一仔細問他端的，對圖本度量地面遠近相同。只須帶五百名掘子手，在城北打一個地洞，直入貝州城內，到王則帳前，捉了一行妖人，然後開城門放大軍入城，有何不可？」文招討大喜，賞李魚羹、李遂各人衣服一套，就命補李魚羹為帳前虞候，教李魚羹細說城內衙門地面坊巷虛實。即令浮寨官相度，畫了個圖本，把與李遂。李遂看了，計算遠近虛實，闊狹方向，稟覆文招討道：「這事須密切，亦不是一時一霎之事。望招討整頓軍旅，時刻打通，就好接應。就要帶李魚羹去做眼。」文招討道：「你可仔細用心，如拿得王則，克復貝州，奏聞朝廷，你的功勞不小。」隨喚五百掘子軍，都賞賜發放了。

李遂正要起身，只見諸葛遂智向前道：「告招討！李將軍須打得地洞入城，恐不能擒捉王則。」文招討道：「吾師何以知之？」諸葛遂智道：「貝州城中王則的左右，一班俱是妖人。李將軍掘地洞入去，那裏知覺了，行起妖法，非但不能擒捉王則，李將軍反為他所害。」文招討道：「若如此，何時能滅此賊？」諸葛遂智道：「不必招討憂心，老僧當同去，以正破邪，教他作不得妖法，盡皆擒捉便了。」

文招討大喜道：「若吾師肯去，大事濟矣！」諸葛遂智先辭出帳，去見九天玄女娘娘，告知其事，求他空中佑助，好歹這番要擒王則。玄女娘娘已知王則數盡，教他放心前去。這邊李遂領了將令，吩咐五百掘子手，教備下豬羊二血，馬尿大蒜之類。即同李魚羹看了圖本，只有城北地面上寬濠淺，算計了地利，和諸葛遂智指揮掘子手，穿地洞打入貝州來。有詩為證：

平妖一事十分難，喜得今朝有孔鑽。

縱使瞞天妖術狠，管叫立地欠平安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聖姑姑到天柱山頂，石匣內取了神刀回來，早有千里眼看見，報知玄女娘娘。娘娘則變做處女模樣，中途迎住問道：「婆婆何來，幸少住請教？」聖姑姑道：「老拙有些政務，不得伴話。」處女道：「婆婆有何政務？」聖姑姑道：「兒女們有急難，要去救他則箇。」處女道：「有甚本事去救得他？」聖姑姑道：「老拙粗知道術。」處女道：「我最好的是道術，幸教一二。」聖姑姑道：「小娘子好的是那一家道術？」處女道：「我好的是天罡三十六變化之法，略曉些本領，未曾煉就。」聖姑姑暗暗的吃驚道：「他學的更勝似我。」便道：「老拙會的是七十二地煞變化。」處女道：「這地煞法乃是左道，學之無益。」又問：「婆婆手中抱的是什麼刀？」聖姑姑道：「此乃神刀。」有詩為證：

金精自煉號神刀，仗此能令神鬼號。

時刻自鳴還自躍，等閒斬將不須勞。

處女道：「此刀如何鳴躍，乞試一觀。」聖姑姑將手向刀鞘上拍三拍，只聽得喊聲大振，慘如冤鬼哀號，猛似兇神叱喝，撲的一聲響，忽然躍起空中，有一丈之高，剎時仍落鞘內。處女道：「我亦有神劍，把與婆婆一看。」袖中摸出一個鉛彈丸兒，在手掌中旋了兩轉一拋，拋起約有二丈高，化成雪霜也似白的寶劍，光芒四射，如長虹而下，直至於地，重複躍起，墜於手掌中，仍是個彈丸兒。處女道：「我這劍能飛行千里，斬人之頭，還自飛回。又且能舒能卷，變化無窮，比婆婆的刀不勝麼？」聖姑姑暗想道：「若得此劍，斬文招討之頭，有何難哉！」便道：「老拙欲將神刀與小娘子換取神劍，不知肯否？」處女道：「但憑尊命。」處女接得鬼頭刀在手，拔出來看了一眼，暗暗念了伏魔咒，攝去了他的神光，其刀便不能鳴躍。處女道：「你的神刀，神氣已傷，全無用處，我不換了。」聖姑姑道：「那有此理！」接過神刀來，把刀鞘左一拍右一拍，全不動彈。聖姑姑道：「這神刀也是服善的，他見神劍威力勝他，害羞不敢出頭了。」

聖姑姑就起不良之意，撇了神刀，拿了神劍便走。處女道：「婆婆要換便換了罷，只是還有訣兒，一發傳你。」聖姑姑不信，暗暗的道：「我且自家試看。」把彈丸兒拋向空中。這裏處女手掌中托出一顆彈丸兒。那空中的彈丸兒，如長虹而下，撲地跳起，逕到處女手掌中去了。原來兩個彈丸，正是雌雄二劍，留了雌的，這雄的自來就他。聖姑姑自不覺著，只道拋向地下，看時，又不見，抬起頭來，連處女也不見了。聖姑姑不得神劍，又失了神刀，好沒巴鼻。起身在雲端瞭望，要尋那處女。只見前邊一個白鬚老叟，坐於山巖之上，手中正弄著兩個鉛彈丸兒。聖姑姑走到山前，向老叟稽首道：「我翁！手中弄的何物？」老叟道：「此乃神劍。」有詩為證：

雌雄二劍合陰陽，不用鋒芒只用光。

飛去飛來隨意便，千軍萬馬不能當。

聖姑姑道：「這分明兩個彈丸兒，如何作用？」老叟道：「老漢舞一回你看。」便把兩個丸兒拋起，須臾之間，左一跳，右一跳，如兩條金蛇，纏繞盤旋，不離這婆子左右，一往一來，迸出萬道寒光，凜冽刺骨，耳中如聞千刀萬刃舉刺之聲，驚得這婆子戰戰兢兢，捏著避兵訣，口念避兵咒，牢牢站定在魁罡位上。老叟看見害不得這婆子，收了劍術，暗叫：「師父九天玄女娘娘！」只見處女又在面前。聖姑姑一見了大怒，搖身一變，變做普賢菩薩聖像，身騎白象，望空來蹴踏處女。處女便把天庭照妖寶鏡扯出錦囊，一道金光射去。那紙剪的白象，空中墮下。聖姑姑倒跌下來，把衣袖蒙頭，緊閉雙眼，只是磕頭告饒。原來萬物精靈，都聚在兩個瞳神裏面，隨你千變萬化，瞳神不改。這天鏡照住瞳神，原形便現。聖姑姑多年修煉，已到了天狐地位，素聞得天鏡的利害，見處女取出天孫機杼上織就的無縫錦囊，情知是那件法物。只恐現了本相，所以雙眸緊閉，束手受縛。玄女娘娘收過了寶鏡，叫猿

公將老狐精解上天庭，以贖漏法之罪。猿公進了天門，剛跪在凌霄殿下，啟奏其事。早有天宮十萬八千聽差的天狐，齊來殿下叩頭，都替聖姑姑認罪求饒。聖姑姑聞得眾天狐聲息，才敢開眼，見了玉帝，喘做一團，哀求不已。玉帝降旨，許他不死，權且發下天獄，等妖族盡平之日，玄女娘娘來時發落。眾天狐俱散了，猿公仍下天門，跟隨玄女娘娘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貝州城被文招討圍困住了三月有餘。初時城中糧草，都是左黜四處攝來支費。如今被玄女娘娘下了天羅地網，一切妖邪符咒，都行開去不得。六丁，六甲，城隍，土地諸神都來聽娘娘法旨，不被妖邪驅遣了。糧草也都竭了，只好刮下城內百姓的東西來用。其時百姓的苦楚，自不必說。左黜、胡永兒侍一變萬化，到底自己一身不得吃虧，且自及時行樂，專等聖姑姑取神刀來，看是如何。那邊老狐精已在天獄中坐，這邊那裏得知，呆呆靠這一著，全不在意。

再說李遂和諸葛遂智、李魚羹引著五百掘子軍，掘了多時，到一個去處，約莫是王則偽府左側。李遂教掘子手從這裏掘出去。掘子手打通了，問李魚羹道：「這是那裏？」李魚羹看時，正是偽府中後堂。此時有四更時分，李魚羹前面引路，李遂和眾人發一聲喊，逕奔入王則養病的臥房裏面來。

卻說王則因齒痛未痊，睡在床上，閉著眼，見烈婦趙無瑕領著萬千鬼魂前來索命。王則正夜不寐，心中害怕，只教多點蠟燭，教姪妾輩做個肉團屏兒圍著。又心下煩燥，不許他們說話，靜悄悄地守著個活屍靈兒。忽聽得喊聲大起，軍士蜂擁而入，驚得眾姪妾們先走散了，單剩王則一個躺在床上。因打綻了嘴脣，落了當門兩齒，念不得咒語，只學得一個禁人法，一個隱身法也都靠不著了。李遂上前，叫軍士一條麻繩索兒，綁縛個四馬攢蹄。就打入胡永兒偽宮中來，只見一派汪洋大水，並無門路。眾人都慌了。諸葛遂智搖動鈴杵，念那破邪神咒，登時不見了水。李遂只聽得腳頭下踢著鏜的一聲，拾起來，原來是一股銀釵。此是胡永兒邪法。卻說胡永兒正與小王子王俊在床上快活，行雲雨之事，眾軍士猝然打進，胡永兒不知高低，剛扯得一件小衣服穿了，還不曾下得床來，眾軍士那管三七念一，把豬羊二血，馬尿，大蒜，俱望床上亂潑。諸葛遂智又念動咒語，胡永兒沒做手脚處，和王俊一齊綁了。李遂使群刀簇擁著王則、胡永兒、王俊。軍士就偽宮放起火來。因是諸葛遂智施了道術，外面人全然不覺。吳旺見火起，只道失火，引著守府親軍，拿著撓鉤水桶人來撲救，正遇著李魚羹，指點與李遂看了，並心腹石慶等一齊擒拿綁縛。不管會妖法不會妖法，但是拿到的，都用豬羊二血，馬尿大蒜劈頭澆過。文招討大軍在外，準備接應，看見城中火起，已知掘子軍於中發作，一齊併力來攻。也有從地洞入城來的。眾軍將守城軍亂砍，大開了貝州城，放下吊橋。文招討即時入城，向偽府中偏廳坐定，一面教人救滅了火，李遂解王則、胡永兒一班人到面前。文招討教上了囚車，並老寨中先擒的賊犯任遷，一同監候。吩咐先鋒孫輔牢固看守。

再說諸葛遂智領著眾兵將圍住軍師府，要拿左黜，搜到中堂，一個軍士喊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眾軍撲入看時，分明見癩子靠在壁下，眨眼之間，走入壁裏去了。眾軍一齊把壁推倒，並無蹤影。正在壁下搜尋，只見總管王信處差人來報導：「有人看見左黜走入一家確坊裏去了，特請諸葛老師父去尋拿則箇。」原來左黜立心要走，爭奈天羅地網密密佈置，脫不得身。偶然躲在確坊裏去了，卻被人看見了。諸葛遂智當同眾人逕奔入確房人家。總管王信親自引軍到來，教軍士把前後門圍了，入去搜捉。這個人家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我家有什麼事，如此大驚小怪？」眾人道：「有妖人左黜走入你家，會事的放出來，免得遭累。」這主人家道：「告將軍！不曾有人來躲在我家。」王信叫軍士屋裏細細搜尋。諸葛遂智就入確房周圍看了，指著一個確嘴，叫主人家問道：「這個可是你家物也不是？」主人家看了，道：「我家不曾有這個閒確嘴。」諸葛遂智道：「這個正是左黜，他兩個瞳神分明在確嘴上，不是老僧，無人認得，快取穢物來澆。」

說猶未了，已不見了確嘴，重複搜尋，並無蹤跡。忽聽得青天一連數聲霹靂，一如山崩地裂。眾軍士發起喊來。王信親去看時，卻是一個癩腳雄狐，震死在地。原來左黜變了確嘴，指望瞞過眾人，卻被和尚識破，又復隱身而去，要變做諸葛遂智模樣，去害文招討，卻被玄女娘娘將照妖寶鏡空中懸起，照破原形，使他變化不能，就著雷部登時震死，以全白猿神石壁之誓。可憐左黜多年作了有法的癩妖，一朝作了無靈之孤鬼。正是：會使天上無窮計，難免酈都永劫災。不在話下。再說諸葛遂智看了死狐，認得是左黜，已知玄女娘娘神力，歡喜不勝。便教軍士抬到偽府門前，文招討和眾將看驗過了，文招大喜道：「若非吾師以正破邪，妖人一黨如何平靜！」諸葛遂智向文招討耳邊道：「此乃朝廷有道，去奸用賢，感動天庭，有九天玄女娘娘空中佑助，非老僧之功也。」

正說間，有先鋒孫輔差人稟話，方知妖犯胡永兒適才亦被天雷震死，益信生事害民，天誅難免，非虛誓也。文招討見兩個魔頭都死，方才放心。即忙出榜安民，凡貝州軍士，不會妖法者俱係脅從，一概免究。王則、左黜採取民間美婦，有夫者還給原夫。無夫者聽憑父母領回擇配。其富戶之家，被賊搜刮受害，就將餘下的軍餉，計戶分給，以贍窮民。合城歡呼喊道。文招討一面在府堂上置酒慶賀，並請明鑄赴席，大小三軍紮營城外，俱有犒賞。一面具表申奏朝廷，敘明功次，並一行妖賊或解京，或本州發落，專候聖旨定奪。功勞簿上，諸葛遂智第一。諸葛遂智道：「老僧出世之人，要敘功勞何用，乞分派與效勞將士名下，只還老僧原來馬匹，到甘泉寺去回覆徒弟們，以全老僧之信，吾願畢矣。」文招討再三勸留不從，贈以金帛，無所取受，帶著三個小行者，別了眾將，騎馬出城而去。文招討潛地差人隨去打探他下落。

卻說甘泉寺中老和尚叫做諸葛遂智的，出外一十五年，恰好這幾日回了。眾徒弟徒孫們只道他征戰回來，乃問起他文招討事情，全然不知。眾僧也委決不下。這一日，只見遠遠的三個行者，控馬而回。馬上坐的，又是一個諸葛遂智，與寺中全然無異。眾和尚大驚，商量道：「我們不須費嘴，竟去請裏面的老和尚出來，待他兩個自辨真假。」卻說外面的長老下了馬，一逕走入佛堂中去，裏面的長老出來一見了，便罵道：「什麼怪物假冒老僧的面貌。」氣忿忿的正要發作，眾僧都兩旁站著冷看。只見外邊的長老聽得個假字，連忙搖手道：「老菩薩莫要開口，貧僧已悟了，還你個明白去也。」取筆硯就經桌上寫下一偈雲：

假你本非真，真我亦是假。撇卻假你我，自有真爹媽。

咦！虧你今朝肯認真，笑我十年空作耍。

又寫四句道：

貝州城下霹靂吼，白雲洞裏翻筋斗。

萬法皆空歸去來，蛋子如今不出醜。

寫完投筆，盤膝坐下，瞑目而逝。眾僧上前看時，已換了形像。只見濃眉隆準，闊口方頤，分明是蛋子和尚模樣了。方知蛋子和尚是個聖僧，各各驚訝不已。卻說那文招討差人來看下落的，知道此事，慌忙回報。文招討大驚，即同曹招討、王信三匹馬領了隨身軍士，親到甘泉寺來。眾僧正待商量盛殮之時，聽道：「文招討到了。」嚇得他顛之倒之，連老僧諸葛遂智也出來迎接，見了文招討，一齊下跪。文招討還在疑信之間，慌忙扶住，道：「吾師何行此禮？」眾和尚稟道：「這是本寺住持，前隨招討去的，乃是蛋師假托。今坐化在佛堂之內，已復原形。」文招討方才信了。眾僧引至佛堂中，文招討看了聖體，見他威容凜凜，儼然如生。對曹招討說道：「包待制曾說此僧利害，教老夫仔細防備。如今反助我成功，乃知此僧非凡人也。」眾僧將二偈呈與文招討，看了贊嘆不已。同眾將一齊拈香下拜。拜畢，吩咐訪取高手匠人，就將他肉身漆好，造龕供奉。又於軍中支收千兩銀子，以為此眾僧修蓋香火之費。至今蛋子和尚真身還在甘泉寺中，做了本寺伽藍上人，稱為彈子菩薩，或稱蛋頭菩薩，香火不絕。後人有詩題甘泉寺壁雲：

三遍盜書都是假，一朝破假即成真。

若從得意中間破，便是竿頭進步人。

文招討再修一道表章，奏上朝廷，單奏九天玄女娘娘及蛋子和尚靈蹟。卻說樞密院將兩次表章進呈御覽，仁宗皇帝龍顏大喜，即時聖旨行下貝州：

妖賊王則即於本州市曹，凌剝碎副。從賊任遷、吳旺、王俊、石慶等盡行處斬。胡永兒雖已受天誅，仍行梟首，俱傳首京師告

廟後，遞送各府州縣號令，左黜狐屍燒灰風化。貝州百姓遭王則暴虐，准留兵餉若干計戶給散，以贍窮民。其王則所造違禁偽府，即改作九天玄女娘娘廟。贈號聖佑。本州廳治，另行相地起建。蛋子和尚棄邪歸正，平妖有功，追贈護國禪師之號。馬遂，茹剛，忠節可嘉，俱從厚贈蔭。烈婦趙無瑕，准立貞烈牌坊，貝州知州久缺，就著文彥博於附近官僚量才推補。河北各州縣官，多有先行被賊脅從，以後歸正者，都著分別事情輕重，便宜處分。其徵討有功，偏正將佐，俱俟還朝之日，論功陞賞。

文招討與各官接了聖旨，一一奉行。次日早起，監中取出一行妖人寫了犯由牌，打開囚車，推上木驢。文招討判了劄字，斬字，推出市曹。王則和任遷、吳旺等都是眼中流淚，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貝州看的人，挨肩疊背。也有唾罵的，也有嗟嘆的。但見：

兩聲破鼓響，一棒碎鑼鳴，皂纛旗，招展如雲。柳葉槍，交加似雪。犯由牌高貼，人言此去幾時回。白紙花雙插，都道這番難再活。長休飯，喉裏難吞。永別酒，口中怎咽。高頭馬上監斬官，勝以活閻羅。刀劍林中劄子手，猶如追命鬼。請看今日凌遲者，盡是興妖叛逆人。

劄子手所起惡殺都來，恰好午時三刻。將王則等押到十字路口，讀罷犯由，盡行如法凌遲處死。可憐王則剛剛反了五年零六個月，今日受了極刑，絕了王大戶的後代。當時第五胎生的，背上刺五個福字，小名五福兒，此五年之讖也。監斬官正坐在蘆蓆棚內面，看劄子手行刑。只見人叢中一個人，扶著個老婆婆捱擠上來，跪在案桌前，擺著八錠金銀，放聲大哭。問其緣故，那人正是關疑，這老婆婆是他母親，妻房就是趙烈婦了。因被王則逼娶不從，自縊而死。他母子逃在東京，今日聞王則已擒，聖旨就在貝州發落，兩母子復回故鄉。這金銀便是王則聘財，情願將來納官分用，買王則幾塊肉去祭奠亡妻。監斬官不敢擅便，稟知文招討。文招討吩咐劄子手，將王則心肝把與關疑母子，其金銀聽他自造烈婦祠堂費用。又將關疑補了州學秀才。後來關疑讀書登第，終身不立正妻。人謂義夫節婦出於一門，此是後話。

當日文招討將各犯梟首，傳送京師處分。地方官吏，安撫軍民了當。修整了玄女娘娘行宮，並塑多自神像供養在內，招集有行道流主持香火。文招討又在廟中打了七日七夜醮事，超度陣亡軍將，及貝州屈死冤魂。事畢，擇日班師回京。真個是：喜孜孜，鞭敲金鐙響；笑吟吟，人唱凱歌回。一路行軍都有紀律，與民秋毫無犯。百姓們聞得文招討年已八旬，今日平妖定亂，成了大功，人人要爭先，個個怕落後，都來認識文招討容顏。文招討恐怕擠壞了百姓，每日只是騎馬，不乘暖轎，儘人觀看。看的人無不喝采，都道：「當初太公呂尚八十遇文王，興師滅紂，後來更無第二人。今日文招討恁般精神丰采，可不是朝廷有道，生此福神治世。我等百姓都有造化。」

閒話休提，不一日到了東京面君。仁宗天子慰勞了，文彥博仍為首相，封潞國公。包拯薦舉得人，就拜次相，同平章事。曹偉封樞密使之職。其餘王信以下。各各加官進級。李魚羹就陞做統制之職。劉彥威就陞河北總管。不多時，狄青已平了邕州儂智高，差官獻捷。范仲淹威振西夏，趙元昊害怕，遣人納了降書，年年進貢。正是：朝廷有道民安樂，四海無虞國太平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九天玄女娘娘除了貝州妖亂，同猿公回奏天庭。玉帝獎白猿神之功，釋其前罪，復了白雲洞君之號，仍在修文院掌九天秘書。蛋子和尚已證菩薩正果了，自不必說。老牝狐精雖有眾天狐保奏，罪孽不小，罰在白雲洞替白猿神看守天書。聖姑姑聽說，雖然折了一雙兒女，且喜出了天獄，又撥到這個好處去，喜不自勝，想道：「我到那裏，落得飽看天書，連天罡變化，都是有分。」比到白雲洞石壁之中，忽然一聲響亮，那安放白玉爐的山峰崩將下來，恰好塞了洞門。霧縠白玉爐仍收回天上，從此白雲洞再無人到。此是玉帝杜絕後患之意。仁宗皇帝聖明有道，能任用賢良，安民安國，天賜享國長久。後來坐了四十三年天下，一生有一件不可解之事，不肯冊立太子，百官為此事上了許多章奏，只不依允。忽一日，召翰林學士王珪作詔，立宗實為皇子。是夜，仁宗到福寧殿中沐浴，坐定，跣脫雙履，奄然而崩。此乃預知生死之期。滿宮中都聽得仙樂嘹唳，異香馥鬱，仍歸赤腳大仙之位矣。

詩曰：

一盞清茶一柱香，閒將往事細商量。

萬般氣數難逃避，一片精神可主張。

天子昏明分治亂，人心邪正判災祥。